



瓷器：为什么“一方顶十圆”？

玩瓷器收藏的人，肯定听说过“一方顶十圆”这句话。这也是景德镇的匠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意思是：一件方形的瓷器，能抵过十件圆形的瓷器。

有人说：既然“一方顶十圆”，那方形的瓷器岂不是应该比圆形的更加贵重？可从近些年的拍卖市场上看，似乎并不是如此。

从近年的拍卖纪录看，北宋汝窑天青釉洗、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等这些拍出上亿元的瓷器，是圆形而不是方形的。拍卖场上各种圆形瓷器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而方形瓷器的身影寥寥无几，更别说用它来与大放光彩的圆形瓷器相比了。

为何有“一方顶十圆”的说法呢？

其实，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它的历史年代、文化价值、工艺制作难度、数量等等。“一方顶十圆”这个说法，是单从工艺制作难度上来讲的。圆形瓷器，如常见的瓷碗、瓷杯、瓷盘、瓷罐等，都可通过陶车拉坯来实现。熟练的工匠一天可以拉成许多坯，等坯阴干之后，再经过利坯修坯，上釉上彩，就可以入窑烧了，整个过程相对比较直接简便。但是

方形瓷器就不一样了，因为目前还没有人能从陶车上拉出方形的坯来，制作就比较麻烦，只能是一块一块地做，然后把它们拼接起来。

做一件方形的瓷盘，需要先把陶泥碾压成板状，待泥板干到一定程度后，按所需的块数和尺寸切好。接着在底板上涂上泥浆一块块进行拼接，拼接的时候既要保持紧压感，又要控制好力度不让器物变形。

等完成拼接后，晾干到八九成，再用刀片将方盘四周修平整，坯体就算完成了。

稍干的泥板可以用作拼接器物比较挺直的部位，比较湿软的泥板可以用扭曲、卷合等方法做出其他造型。单单是成形，就需要这么多步骤，再加上后期的上釉、绘画等这些必备步骤，一件方瓶的整体繁琐程度，可想而知。尤其在最后烧制的时候，还有可能出现各种原因造成的变形，这样叠加下来，难度就更大了。

在古代原始的手工制作时期，一件好的瓷器要经过瓷土的陈腐、陶冶、拉坯、修整、入窑等七十二道制瓷工序，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误，都可能前功尽弃。因此，对于圆形瓷器来说，方形瓷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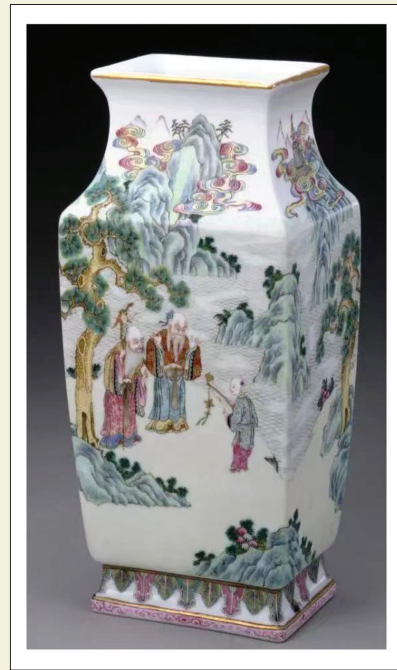
一敌十”这个称呼名副其实，不在于它的价值，而是在于它的制作。

所以景德镇的匠人们才有“一方顶十圆”的说法，这其中可能有对几经辗转却还没烧成的方器的惋惜，也有对浴火重生烧成的方器的珍惜。经过繁琐的制作工序生产出来的方形瓷器，虽不敌圆形瓷器受人追捧，可是它依然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匠人。

就像马未都说的，极具工艺难度的方瓷，使中国瓷器不再那么单调，丰富了陶瓷史。观复博物馆藏了一件清雍正时期的白釉束竹粉彩开光仕女花卉纹方瓶，十六个面中有十二个面是平的，这样的工艺可以想见有多难。足是外撇的，身子是有角度的，脖子是缩细的。这种方瓶做起来难度很大，尤其要做成束竹的造型。即使烧制出一个方形瓷器有着重重困难，但匠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制作着，也许是因为方形在他们心中象征着不屈的棱角，又或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珍惜和继承的方式。

涅槃的方形瓷器对于匠人来说，是一种馈赠，更是一种慰藉，匠人对于方形瓷器的珍惜，远超我们的想象。

文/朱旭家



清 道光 粉彩寿星童子扁方瓶



指画信手拈来 意境穷极其妙

高其佩(1660-1734)，字韦之，号且园，又号南村、创匠，谥号恪勤，奉天辽阳(今属辽宁)人，原籍辽宁省铁岭县。本隶汉军镶白旗，后因乃兄有军功，改隶镶黄旗。高其佩自幼学画，一生仕途坎坷，官至正红旗军都统。高氏擅指画花鸟、走兽、人物、山水，简练苍劲，颇有风神。

指画，也叫指头画、指墨，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画法。画家用指头、指甲和手掌代替传统工具中的毛笔来蘸水墨或颜色在纸绢上作画，从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趣味。

用手作画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唐代画家张璪“以手摸绢素”，是唐代以降及至清代画史中唯一有关以手作画的记载。清代徐珂《清稗类钞》称：“指头画始于明，至汉军高且园侍

郎其佩而穷极其妙。”

而真正将指画发扬光大的实乃高其佩一人之力。

高其佩侄孙高秉曾著《指头画说》记载了高其佩的指画造诣和理论，这也是中国绘画史第一本指画著述。在《指头画说》中，我们可知高其佩开创指头画源于“梦中神授”。“恪勤公八龄学画，遇稿辄摹，积十余年，盈二簞。弱冠即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梦一老人引至土室，四壁皆画，理法无不具备。而室中空空，不能摹仿，惟水一盂，爰以指蘸而习之。觉而大喜，奈得于心而不能应之于笔，辄复闷闷。偶忆土室中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大略，尽得其神。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职此遂废笔焉。”

以上内容翻译过来就是：一天，高其佩倦而入睡，梦见一位老人带他到一间屋里，四壁全是画，各种画法齐全，但室中空空，没有笔砚，只有一盂

水，于是画家只好用手指蘸水描摹。从睡梦中醒来，高其佩似有所悟，尝试改用指头蘸墨摹仿，果然别有韵致，效果甚佳，从此舍笔而求指……

高其佩作手指画时，细线用指甲，粗线用指头，画眼睛和睫毛用小指，点眼珠用指头。“画巨幅枯柳用两指急扫，或重或轻，或浓或淡，任其自然，不得增减一丝。”“画时其急如风，其细如风，其健如钢，其锐如针。”可见其功力之深，气魄之壮。

高其佩指画的出现，打破了毛笔绘画的传统，在画坛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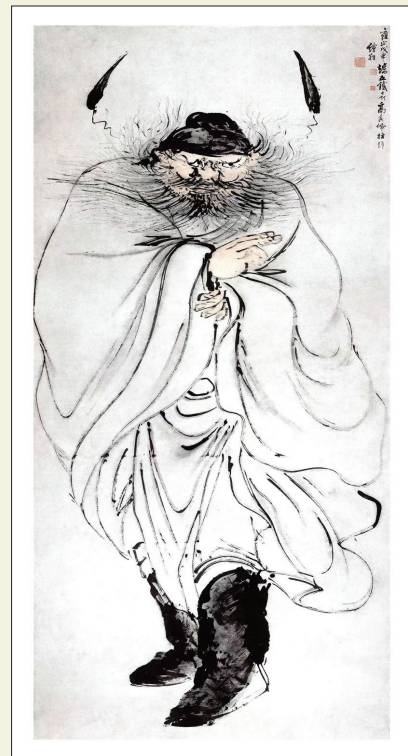
据记载有朱伦瀚、甘士调等人都投其门下学习，“扬州八怪”也受其技法影响。清代指画名家达百余人，不胜枚举。

还有现代的潘天寿，指画沉雄奇崛、大气磅礴，是高度继承和发展中国指画的杰出代表。

文/夏末



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卷之 展画



清 高其佩 指画 钟馗图



孙克弘《销闲清课图》

孙克弘(1533-1611)，字允执，号雪居，江苏松江人。他出身世家，其父官拜礼部尚书，既得父荫，复天资聪慧，故仕途亨通，为官曾至湖北汉阳太守。

明代孙克弘绘《销闲清课图》卷，展现了明晚期文人雅致的闲适生活。画卷共分二十景，依次描绘：灯龕、高枕、礼

佛、烹茗、展画、焚香、月上、主客真率、灌花、摹帖、山游、薄醉、夜坐、听雨、阅耕、观史、新笋、斫竹、洗砚、赏雪等林下清课。每景皆附以点题数语，意蕴深远。此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表现晚明文人士日常生活的杰出代表作品。

文/李积存